

行走康巴

身边非遗

十三角碉游记(下)

杨全富

峡谷间的大渡河沿岸，一颗颗垂柳整齐的排列在岸边，柔嫩的枝条上已经绽放出嫩黄色的叶子，预示着春天脚步的临近。虽然是初春时节，但在横断山脉腹地的丹巴，由于连日来风的侵袭，终将蓄积的暖意都带向更远的地方，只留下刺骨的寒风在峡谷里肆虐。在峡谷中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还没有脱下臃肿的冬衣，夜幕降临时一家人还围坐在锅庄边燃起熊熊大火，在火塘里煨上酒，一边晒酒取暖，一边诉说白天的见闻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们久积心中远大的想法油然而生，我也不例外，在周末，我和四川民院的凌立教授相约一起向梭坡乡普格顶进发，去看心仪已久的十三角碉。

记得在2010年国庆节时，我和凌教授一起在县城里包了一辆车后向普格顶进发，在颠簸的土路上，窗外的景色随时更换着颜色，裸露的岩石和低矮的灌木丛相映成趣，由于连日下雨，道路非常的泥泞，汽车颠簸着踉跄前行，有时候遇到深坑，车轮一下子全部陷了进去，汽车嘶吼着，然而轮子在泥地里不停的转动，车却没有一点前进的意思。我和同车的凌教授只好从车里走了出来，脱掉鞋袜将手抵在车尾后的盖板上，奋力的将车向前推进，在一番努力后，汽车终于挣脱了泥的束缚，裹着厚厚的泥嘶吼着向前冲去，溅起的泥土在汽车的后轮上向后抛洒，我们躲避着这些泥弹，不管我们的身手多么敏捷，然而在狭窄的路面上我们只好乖乖的成为移动的活靶子，稀泥打在脸上有些疼痛。一会儿功夫，我们的衣服、头发上洒满了点点泥点，甚是狼狈，互相观望时，觉得就像是泥猴似的，滑稽可爱，不觉莞尔一笑，那苦痛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时隔三年，我们又一次前往十三角碉，这次之行，竟然非常顺利，坎坎坷坷的路面被平整了，行走在路上，再也没有往日颠簸的劳苦，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是初春时节，路两旁的颜色过于单调，给人以萧瑟的感觉。当汽车来到普格顶中寺庙时，蜿蜒迤迤的路到此结束，在寺庙前，有宽阔的停车场，我们停好车后，鱼贯的从车里走出，当走出车外，我们才感觉到初春的凉意，一阵寒风吹过，身上徒增寒意，只好将麻木的双腿揉了揉，在坪里跳着用以取暖。我们几个稍事休息后向山顶进发，一条曲折的小径在寺庙后的田野里弯弯曲曲的穿行，我们在路人的指引下向前走，在一农户旁，几株柏树围绕着一座四角碉茁壮的成长，碉楼藏语中称为“邛冤”。早在2000年前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就有羌族人“依山居止，垒石为屋，高者至十余丈”的记载。碉楼多建于村寨住房旁，高度在10至30米之间，用以御敌和贮存粮食柴草。碉楼有四角、六角、八角几形式。碉楼一般建于沿河谷高山或半坡有耕地和水源的地方，结合地形，利用有限的平地，用石头筑成平顶。一般分成二层或三层，上层堆放粮食，中层住人，下层圈养牲畜，高二三丈，称为邛冤，高的可有十三层，达十余丈，称为碉。碉楼由专门的砌石匠修建，原料为乱石，用泥土粘合，不用吊线，不绘图，全凭经验，信手砌成。其壁面能达到光滑平整，不留缝隙，其坚固程度可在川西这个地震多发区耸立数十年甚至数百年，经历数次地震仍然巍然屹立。有的已偏倚却不倒，有的弯曲如弓，自成风景。眼前的这座碉楼从它残存的身躯，不难看出它所历经的风风雨雨和岁月的磨砺，然而这残破却更给了我们无限的思想，从布满射击孔的墙面上可以看出古碉曾经的作用和辉煌，因此大门连接地面的是独木梯。在藏寨中穿行，仿佛走入了迷宫似的，当感觉路已经走到尽头时，突然峰回路转，眼前渐渐开阔起来。在一番穿行之后，我们终于走出了藏寨的包裹，来到山脚下，一条小径深深的镶嵌在黄泥堆砌的山包内，在里面穿行，仿佛走进战争年代的交通壕似的，抬头只能看见窄窄的一条天色，走在里面，让人感觉很压抑，仿佛要喘不过气来似的。由于雨水的不停冲刷，这条小径也有逐渐加深的趋势。路途中，要翻越几座小山包，跨越几条小溪，同行的山里人步履矫健，而我们几个城里人却已经是气喘吁吁，只好走走停停。当来到一块开阔地时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竟然有一块草坪，在密林深处，它就像是一颗绿色的翡翠镶嵌其中，我们被眼前这纯洁的绿所吸引，都欢欣鼓舞，当我们几个准备跑过去在里面休息时，同行的山里人连忙制止了我们，他看着我们不解的样子，随手拿起一块石头，向草地中扔去，没料到传来哗哗的声响，并溅起无数的水珠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绿色的下面竟然藏着这样的凶险，联想到红军过草地时沼泽地陷人的故事，不由得后怕起来，向山里人投去感激的眼神，我提议给他冠以“先知”的美名，没想到竟然一呼百应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就以先知相称，反而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了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沼泽地旁绕道，继续向前攀登。就在我们的勇气要渐渐消失的时候，忽然传来先知的疾呼，原来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已征服了漫长的山路，来到了今天我们远足之行的目的地——十三角碉的所在地。



贺志富

康定“闹山鼓”历史悠久，其实真正的名字叫“老陕鼓”，来源于陕西“户县锣鼓”。旧时在康定经商的陕西汉子每年节日都要打一通，预祝来年生意兴隆。这震天应水的鼓专用一样红火，天长日久，康定把音喊变了，“老陕鼓”成了“闹山鼓”，山谷中的城廓鼓声震天，“闹山鼓”正符合其情其景，于是流传今天。当年“闹山鼓”打得最好的是一位人称“韩八爷”的陕西汉子，后来“韩八爷”打不动了，由另家陕西户县来的姓徐的人家接替。徐家老父打不动了，又传给了徐大哥。到徐大哥摸鼓时，参与打鼓的已不再全是陕西人了，康定热爱这鼓声的藏、汉、回族汉子也参与进来，成了多民族的鼓队。这原本属于陕西户县的“老陕鼓”，如今在户县却打不下了。徐大哥健在时

说，“闹山鼓”鼓谱共有20多节，那年他回户县探亲，户县的鼓匠最多只能打一半的鼓谱，而在康定，全套的鼓谱却被这支多民族的鼓队流传了下来。如今“闹山鼓”成为康定特有的“闹山鼓”，它体现了历史上康定“茶马”贸易所带来的多民族文化交融。如今有面临失传的可能，抢救这一非遗文化是迫在眉睫了。

去竟离开这片牧场两年还多。当我重新见巴洛，第一句话就问他：“雪里站”呢？



民俗风情

九龙彝族酒文化

阿期的确

彝家山寨有句家喻户晓的谚语：“藏人茶为上，彝人酒为贵。”这句谚语深刻地反映出了彝族尊崇于酒杯的内涵。彝家喜爱喝酒，把酒推崇为生活中至高无上的“媒介”，以酒为媒万事美。

在彝家说酒源书《志博志》中讲到：彝族先民为了酿出酒，吃尽了苦，他们首先从四方找来四种药草制曲，用苞谷、洋芋作原料，酿出的酒，青淡无味，不如河水的水。他们又跋山涉水，从四方采来八种药草制曲，用苞谷、洋芋作原料，酿出的酒，浑浑浊浊，味道酸不溜秋，不如泔水。他们又历尽艰辛从四面八方采来十六种药草制曲，以玉米、青稞做原料，酿出的酒，淡不拉几，没有醇香味。他们又历尽艰辛，从麻利尔曲山采来四种药草，从勒志俄布山采来四种药草，从阿哪那山采来四种药草，从使洛雨足山采来四种药草，从东方请来酿酒阿普，从西方请来酿酒阿嫫，从北方请来酿酒阿博，从南方请来酿酒阿嫫，他们通力合作，把四大名山采来的十六种药草，精制成曲，以高山的青稞和二半山养子、玉米作原料，闯过九九八十一道难关，终于酿出了醇香的荞麦旨酒。

从此，充满圣洁的酒，就被彝家推崇为生活中最珍贵的礼品。从而酒便形成了传统的崇高的礼俗。

酒，是彝族生活中的美好“使者”，是沟通心灵，通往感情彼岸的“媒介”。彝族尊崇酒的程度，宁肯十日没饭食，不可一日无酒。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，绚丽多彩。在这座百花园中，彝族酒文化是一支独具特色的奇葩。彝族喜欢酿酒，喜爱喝酒，堪称酒的王。彝族的“坛坛酒”，以玉米、青稞、养子等杂粮配入十多种药物酿制而成，其营养价值很丰富。据日本专家曾从中化检出B1B2等多种维生素，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较高。饭后不但能解渴，抵御寒冷，还能舒筋活血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维护身体健康。酒在彝族社交、宗教、民俗、审美等活动中，发挥着巨大的功能。

也许可以说，世界上几乎所有有饮酒的民族，在他们的种种社交活动中都离不开酒，但酒对彝族更有魅力，在本民族内酒能成全许许多多的好事。

彝族的酒自产生之时起，便带给你力量、友谊、欢乐、幸福……更起着结盟交友、沟通感情的作用。

彝家喝酒不分生人、熟人，席地而坐，围成一个圈，轮流举杯欢饮。置身其中，再生疏的人也会熟悉起来，再别扭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。

彝家谚语说：“两座山不能靠在一起，一碗酒可以把朋友连在一起。”“土埂是庄稼的护堤，美酒是

友谊的纽带”。酒在彝族人表情达意、缔结友谊方面，确实有着特殊的功能。

酒，是彝族人接人待客的佳品。彝人酒为贵，不但“有酒便是茶”而且“有酒便是宴”，还有“饮酒不吃菜”之习。在他们看来，酒是无比甘美的东西，喝起来舒服、畅快。它在彝族人心目中实在是无法取代的饮料。到彝家山寨作客，人总是尽其所有，用家中最好的酒和酒具招待你，并说：“地上没有走不完的路，河里没有流不走的水，彝家没有喝错了的酒。”喝吧！尽情地喝吧！

酒不但是彝族人接人待客的珍贵物品，而且是他们走亲访友、迎来送往的最好礼物。在走亲访友、迎来送往礼仪中，彝族对妇女携带的酒最为贵，如在野外途中，遇到走亲访友的妇女请你喝酒，你得礼节性地品尝上一两口，然后解囊回礼表示祝福！彝家山寨来了走亲的妇女，珍贵的礼品就是酒，全寨男女老幼都来喝走亲酒，酒后大人们都回礼以表心意！彝族的送酒习俗与饮酒之风同样引人注目。

“送祖灵”是彝族祭祀活动中最隆重和最复杂的一种仪式。在这个仪式中，毕摩要用酒为丧家解污，为灵魂找出生前的疾病，并用酒逐除家中的病魔。毕摩还要用酒来祭奠祖先灵魂，祈求子孙满堂。所以，人们常说，酒具有沟通人神之功力。

九龙彝族的婚俗共六个阶段：提亲、定亲、结婚、回拜、上户口、坐家。婚姻过程礼仪繁多，时间较长。在整个过程中，酒成为美好的“天使”表达爱情的信物和缔结婚姻的见证。首先礼有“夫拜”，拿着美酒去女方家提亲，双方要吃“提亲酒”。如果女方同意，根据彝族习惯，不能马上答应，要反复推辞，最后才答应，还要吃口酒，“吃口酒”时，要祭祖先，然后边喝酒边畅谈提亲成功的内容。提亲成功后，接着就要吃“定亲酒”。接下来又要吃“协定结婚良日酒”。出亲前要吃“拆耳线酒”，“裁缝嫁妆酒”。出亲时要吃“梳妆酒”、“摸新娘酒”、“新娘换妆酒”、“进婆家酒”、“回拜酒”、“上户口酒”。最后吃“坐家酒”。可见，在这婚姻过程中，从头到尾都未曾离开过酒。

酒不但在彝族民俗活动中直接发挥作用，而且还有一种“记载”民俗的民族志功能。比如，彝族的酒歌非常丰富，酒歌中便记下了这个民族许许多多的风俗习惯，像“婚礼歌”中的“吃口酒”、“出亲酒”、“迎亲酒”、“回拜酒”等酒歌，基本反映了彝族婚俗的全过程。

祭奠，我们来敬献。用酒来献你，用猪来奠你，请你快出来……高贵的山神，请你吃荞酒，请你吃猪肉，酒肉下肚去，望你要开恩，成全促育……”毕摩念完经后，便用酒肉敬献山神。在这里，酒成为请求山神恩赐小孩的礼品。

九龙彝族办丧事时，有歌舞、有啼哭，也有痛哭。举行丧礼前，死者家属请人带酒到四方亲戚家门报丧，让他们带着酒前来奠祭。客人献酒，然后互相举杯痛饮，同时边饮边哭边唱死者的功德。守灵时，人们还要“奠酒”，唱“奠酒词”：“酒献给你，你要歌，喝三天酒。你要走了，公鸡能下蛋？母鸡不下蛋你莫回来！母鸡能报晓？母鸡不报晓你莫回来！铁树能开花？铁树不开花你莫回来……”在这里，酒成了乞求死者远走高飞、希望家庭平安的赠物。

总之人已，就用酒洗脸、洗手、报丧、跳丧舞、唱丧歌、祭奠、开路、火葬、拾遗骨、措遗骨、做灵物等都以酒为贵。

“送祖灵”是彝族祭祀活动中最隆重和最复杂的一种仪式。在这个仪式中，毕摩要用酒为丧家解污，为灵魂找出生前的疾病，并用酒逐除家中的病魔。毕摩还要用酒来祭奠祖先灵魂，祈求子孙满堂。所以，人们常说，酒具有沟通人神之功力。

九龙彝族的婚俗共六个阶段：提亲、定亲、结婚、回拜、上户口、坐家。婚姻过程礼仪繁多，时间较长。在整个过程中，酒成为美好的“天使”表达爱情的信物和缔结婚姻的见证。首先礼有“夫拜”，拿着美酒去女方家提亲，双方要吃“提亲酒”。如果女方同意，根据彝族习惯，不能马上答应，要反复推辞，最后才答应，还要吃口酒，“吃口酒”时，要祭祖先，然后边喝酒边畅谈提亲成功的内容。提亲成功后，接着就要吃“定亲酒”。接下来又要吃“协定结婚良日酒”。出亲前要吃“拆耳线酒”，“裁缝嫁妆酒”。出亲时要吃“梳妆酒”、“摸新娘酒”、“新娘换妆酒”、“进婆家酒”、“回拜酒”、“上户口酒”。最后吃“坐家酒”。可见，在这婚姻过程中，从头到尾都未曾离开过酒。

酒不但在彝族民俗活动中直接发挥作用，而且还有一种“记载”民俗的民族志功能。比如，彝族的酒歌非常丰富，酒歌中便记下了这个民族许许多多的风俗习惯，像“婚礼歌”中的“吃口酒”、“出亲酒”、“迎亲酒”、“回拜酒”等酒歌，基本反映了彝族婚俗的全过程。

不久，我得到另一片牧场去。这

康藏异闻

贺先东

牧场汉子巴洛万没有想到他的那匹老母马居然还能下崽，而且生下一匹黑毛油光闪亮的小马驹。小马驹太惹人喜爱，都说是在亚日神山上的野马蹄。马驹双眼炯炯，臀圆腰身短，雪白园又大，四条小腿下半截生着雪白的毛，猛一眼，只道是匹黑骏马站在雪地里。

小黑马欺生。我头一次骑它，竟然老母马跨不上马背。又蹦又跳，还扭过头来咬我。我到底骑到了它的背上，它就老实得很，它认输了，我当然很自豪。许多牧场汉子都见我同小黑马较量的场面，他们说，看不出来，这个小伙子骑马倒是个料。

在“一本什么书上看见过有一匹马叫‘雪里站’，生来缺乏想象力的我就把这名字移到了小黑马上。天天这么叫，它也就记得，我一喊，它就抬头看，喉咙里有声音滚动，像回答，我觉得很亲切。就走去拍拍它的长脸和它油亮光润的脖子。它呢，常把头在我的肩头上蹭来蹭去。有一回，我没留意，它突然回头，把我的额头带眼眶都碰肿了，淤血一大块，一个多月才好。

巴洛知道我对他的宝贝马儿好，很乐意把马租借给我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巴洛就牵了“雪里站”来。“雪里站”很鬼，见到我就扑过来，实在没有准备什么的时候，就是茶叶渣也得往它嘴里塞一把。

“雪里站”胆子大。初春的一天，夕阳西下时，格隆沟里很静。东一片，西一片的残雪映衬发黄变黑的枯草，使一种孤独凄清的情绪在沟里弥漫。我伙伴只有“雪里站”。突然停步不走，我知道准有什么事，赶快从有些愁容的默想中挣脱了出来。定睛一看，在沟的一侧坡上，两条狼像狗一样坐着，对我俩“狼视眈眈”。只有百步之遥，我好冒火，太阳还在远远的雪峰上呢，它们就出动了！我拍拍“雪里站”的脖子，问它：敢不敢？它们去打它们：“雪里站”嗷嗷地呼呼有声，分明是赞同。我就一提缰绳，双脚踏猛马肚，嘴里发出大约比狼叫还难听的怪声。这时，“雪里站”如平地起旋风，一声长嘶，朝那两条狼扑上去。两条狼匆忙转身就跑，迅速异常，我看见两条尾巴下垂着晃荡不已。我和“雪里站”回到沟底路上，走了好远回头，看见那两条狼还在呆呆目送我们，却没有敢再靠近沟底的路边。

回来讲给巴洛听，巴洛就笑：你用啥子来打狼？听了也不觉发愣：是呀，用什么呢？腰上那把不足五寸的刀显然是不行的。不久，我得到另一片牧场去。这

“雪里站”

去竟离开这片牧场两年还多。当我重新见巴洛，第一句话就问他：“雪里站”呢？

巴洛叹了口气，讲起“雪里站”极其辉煌壮烈的一幕：暮春时节，也是下午。巴洛发现还有三头奶牛没有归群，“雪里站”也不知去向。他就顺着折达沟去找，沟里没有踪影，就上山头。走了一夜，找了一夜，天亮时，巴洛来到一个坡顶上，他看见了一生中也只会见这么一次的场面：三头牦牛都“坐”在坡上，紧紧挤在一起，三个牛头六只角各朝一个方向，摇动着，喘息着；十多只比兔子大不了多少的豺狗，散成一个大圈，把三头牛围在中间，豺狗们跳跃不停，它们随时都可能跃到牛背上，附在牛身上从牛肛门里掏出牛肚肠。突然，一道黑色的闪电从附近一条出沟里跃出来，“雪里站”如发怒的雄狮撞向豺狗！十几只豺狗惶恐万状，四散跳开。一只豺狗躲避不及，被“雪里站”蹄翻在地，受伤的豺狗发出尖利的嚎叫，在草地上挣扎扑腾。从“雪里站”奔出的一小沟里，四、五只豺狗也飞跑出来，一齐朝“雪里站”猛扑过去。

“雪里站”一埋头，一扭身，一后蹄朝后翻飞，沙石如雨。几只从后扑来的豺狗吓得一齐停步，一只站立不稳，在坡上滚了一个转。这时，三头牛见豺狗散了包围圈，立起身来拔腿就往沟的深处飞奔。豺狗迟疑了一阵，散成一条弧形的线，沿沟底跟着三头牛就追，“雪里站”不敢停留，一会儿坡上，一会儿沟底，竭力阻止豺狗群的前进。豺狗狡诈，有四五只始终缠住“雪里站”，大队伍依然飞快地、悄无声息地紧紧跟住那三头可怜的牛……

看得目瞪口呆的巴洛想起前头的明火枪。他勾动了扳机，火枪的轰鸣、巴洛的怒吼，还有初升的太阳，让豺狗群绝望了，它们约约着，飞一般蹿进了茫茫草场的沟沟岔岔。

巴洛跑下沟底，“雪里站”已经倒在草地上。它肚子上有一个洞，血还在滴，一截肠子露了出来。“雪里站”在情急中撞上一棵干硬的树桩，树桩刺破了它的肚皮，腿上的毛已经变红。那一夜，“雪里站”踢死了四只豺狗，受了伤的豺狗一定还多……

“雪里站！雪里站！我呼唤着‘雪里站’，被巴洛带到河边的草滩上。远远我就看见四腿雪白然而却肥壮得肿胀的，一匹大黑马。我喊着它，跑过去抱它的头，它一动也不动。它的肋边有一个拳头大小一个洞，有血，有脓，有蛔虫在伤口附近飞舞！我朝巴洛喊道：为什么不治？为什么不给它治？

巴洛垂下头去：治了，治了。但是它受伤的地方也是它用力的地方，腿一动，就要牵扯到伤口。没办法让一匹马十天半月一动也不动，所以它的伤老是不好了……

巴洛在哭！“雪里站”是一匹废马了！我拍着它的脖子，抚它的鼻梁，我看见它没有神采的眼睛湿润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难道说“雪里站”也会哭？！

五色海

第 789 期